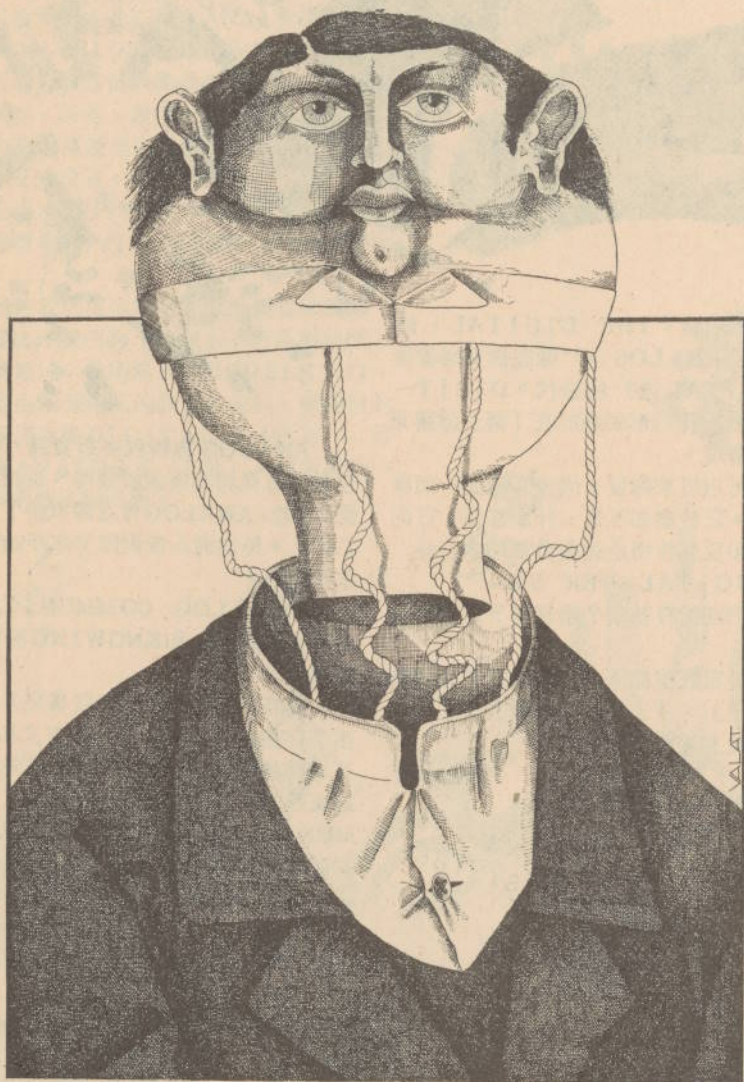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精品



李安

學者我沒有做成，中國已經幻滅，P是不可能，我相信、盼望過的三樣東西都變成泡影。我愈來愈麻木，似乎失去了思考、感覺的動力。每天重複著昨天，一切都在意料中內。

今天往中環辦點事，在大廈的地下商場走著，突然在前面的一塊大玻璃看到自己，那面孔果真是我嗎？

是什麼時候開始？是什麼時候開始？青春真的跟健康一樣，都是你失去了之後才知道它曾經存在。生命真是一個大笑話，在我準備好一切要進入時，才知道最好的都已經過去了，前面是一條死巷，盡頭的牆就毫無歡意的立在視線的終點。

我不認為我是苦悶。苦悶是少年情懷，我已經沒有權利了。我的快將是一種隱約的無望，無聲無色，沒有半個漣漪，一種凝固的靜止。

我的工作還是做得很妥當。上課是用心的講解，下課後留在學校改改數題、實驗報告。同事學校裡的活動，我亦間中參加。但我知道，我欠了自己一些東西。我答應給自己的，我都未有做到。有時候我想，或許是我錯誤估計了自己，對自己要求太高，我其實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，在社會上守一個崗位，為何要感到欠缺。我歸咎我所接受的教育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，年紀很小的時候，想著自己將來是一個偉人，稍長，知道偉人不容易做，便想著做一個名人，及後，名人不名人沒關係，總之是一個出人頭地，在一般人之上，「成功」的人。

踏進中學後，我便開始培養自己成爲一個「進取」的人。我們都用功唸書，人家懂什麼，我們都要懂，一班同學，大家都設法拋離群眾，要擠在最前，我雖不是頂尖兒的人，但成績是相當不俗的，我尤其對我的數學頭腦感到驕傲，我計數快而準。但單是數理科好，我仍是不滿足，文科科目我也要表現得好。學問上的好勝漸漸也使我真的喜歡上數理科。唸預科時自己會看趣味性參考書，或走去跟老師切磋一下。對自己的前景，我很有信心。我頗肯定有一天自己的名字會登在「今日世界」雜誌；留美華裔物理學家